

1000

一个奇怪的“貧農”

通俗讀物出版社編



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



書号: 0602

一个奇怪的“貧農”

編輯者: 通俗讀物出版社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
(北京香餌胡同73号)

印刷者: 北京市印刷一廠
(北京西便門內南大道乙一號)

發行者: 新華書店

開本: 787×1092耗 1/36

字數: 14千字

印張: 1 1/8

定價: (4) 一角一分

印數: 1-42,000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5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目 錄

- 一 一個奇怪的“貧農” (1)
- 二 罪證是毀滅不了的 沈俊海(6)
- 三 鑽進農業社的豺狼 戴國強、張 泉(11)
- 四 一網打盡 陳鶴翔(19)
- 五 原來就是他 子銓、鼎吉、勤(26)
- 六 捉“鬼” 金 劍、陳國忠(35)

一個奇怪的“貧農”

一九五〇年初，四川省偏僻的南充縣青居鄉三村，來了兩個陌生的男女。男的濃眉橫眼，頭戴着草帽，身穿呢衣；女的穿着紅絨絨衣、皮鞋，燙了髮。

他們到村上第二天，就大擺酒席請客。在吃酒時，男的介紹他叫楊大發，是廣安縣人，自幼父母雙亡，隨叔父外出，在成都、重慶做了多年香烟、水果生意；他說，他料想解放後做生意“無前途”，所以準備來這裏佃田務農。接着，楊大發就佃了田，定居下來，並帶着他的妻子到處找農民認乾親，認娘家。他們和農民滕明清的妻子認做娘家後，就送了絨絨衣、花布等禮物給滕家。

楊大發到青居鄉三村不幾天就改了裝，

穿上了土布衣服，“埋頭”種莊稼。經常天不亮就下田做活。大雨大雪的日子，別人在家休息，他却下田。他田裏的草經常剷得乾乾淨淨的，肥料也積得最多，田地年年增產。這樣，他就騙當了互助組長。在組裏，他專找笨重活幹，常幫助組員幹活，向農民獻慇懃。

楊大發在減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積極”參加鬥爭、看管地主，被評為“貧農”，還分得了土地。他把分得的糧食故意拿出一半來捐給農民協會。

糧食統購中，他不但“踴躍”售糧，還把糧食晒乾風淨，專選烈日炎天送到政府倉庫裏。他還“帶頭”推廣政府號召的包谷單株密植等先進耕作技術。

楊大發三天不講兩句話，講時也是結結巴巴的。對人滿“和氣”，從不同人爭執。看起來，他真是個和善、老實的“莊稼人”。有些人說他老實、肯幹，他很得意。

儘管楊大發有這許多“好”表現，可是當

他剛來到青居鄉三村的時候，村上就有農民懷疑他，認為他來路不明：說是廣安人，為什麼不回廣安？這對夫妻為什麼穿得那樣闊氣？這個人來後為什麼就同村上幾個國民黨分子處得火熱？這些問題引起了農民的注意。和他同在一個互助組又是鄰居的老農民胡德清，有一次發現這對“貧農”夫婦和幾個國民黨分子在屋裏密談，胡德清便悄悄地靠壁聽他們講些什麼；只聽得他們說道：

“他們來了，連米也吃不上……依我過去脾氣，早殺掉他媽幾個……等着吧，將來還是我們的天下。”

另一次，胡德清在隔壁注意聽這一對夫婦吵架，只聽得女的說道：“政府要捉特務，那裏去捉呀！你自己幹些啥，敢到鄉上坦白！”說到這裏，男的不敢吭氣。胡德清心想：難道這傢伙是特務？

經常注意這個“貧農”行動的另一個農民滕明忠，有一次和楊大發一起挑東西，路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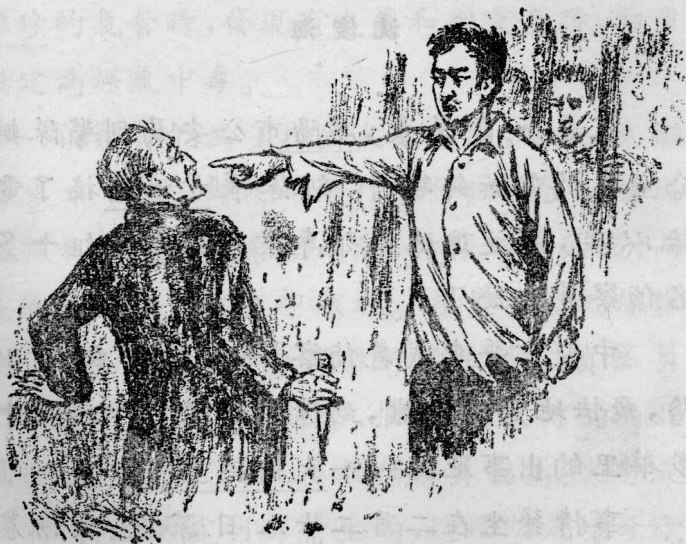
座險山時，忽聽到這個“貧農”小聲地自言自語地說：“以後出啥意外，這裏倒是個避難的好地方。”這話使滕明忠更加懷疑。有一回，楊大發突然要到華鑒山進香，滕明忠想探聽他去幹啥，就自願給他帶路。他們走到山麓時，楊大發却硬要滕明忠回去，獨自上山去，並在那裏住了好幾天。滕明忠覺得這些事很可疑，便把這些情況一一報告了當地公安機關。

檢舉的人還有小學教員滕志遠，工人雷開雲等。滕志遠家在青居鄉，曾經參加過國民黨。楊大發就拉攏他，向他暴露自己曾在偽西南長官公署揸過槍，在偽國防部第二廳幹過重要工作。還向滕志遠造謠說：“第三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國民黨不久要重回大陸。”滕志遠經過思想改造學習後，就寫信到公安機關檢舉了他。

曾幫這個楊大發丈母幹了多年活的僱工雷開雲，今年探知楊大發在青居鄉隱姓埋名潛伏後，就立刻向公安機關報告了楊大發的

真名和解放前他內穿西裝、外罩便衣，身藏手槍、鐵鎚，到處捕人等情況。

五年多的時間匆匆地過去了。今年六月十七日，公安人員突然出現在楊大發面前，依法將他逮捕了。開始他還狡辯說：“你們是捉特務吧，我是個‘貧農’，別弄錯了。”當公安人員宣佈他的罪狀，指明他就是殺害楊虎城將軍、殺害中共四川省委負責人羅世文、車耀先



“任你逃到天涯海角，人民總會把你抓回來剝你的皮，抽你的筋！”

及許多革命工作人員的楊進興時，在鐵的事實面前這個萬惡滔天的殺人劊子手，終於不得不低頭認罪，供認自己確是罪大惡極的楊進興。

（新華社）

（原文發表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工人日報上，

文字略經本社改動）

罪證是毀滅不了的

沈俊海

三月一日早晨，瀋陽市公安局刑警隊辦公室裏的電話鈴響着，副隊長于洪緒接了電話以後，就迅速地率領專案偵察突擊組十多名偵察員出發了。

中型吉普車載着偵察員沿着彎曲的小路，飛快地穿過田壟，到達了瀋陽市以西四十多華里的出事地點——大榆樹堡村。

事情發生在二月二十八日深夜：大榆農業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全家八口人全

部被火燒死，連開完社員大會回家不久的李景雲也被燒死在屋裏。

“是被殺？還是自殺？是壞人縱火？還是自然起火？”副隊長于洪緒向偵察員們說：“這是我們第一步的偵察任務。”

偵察員們對八具屍體進行了檢查，沒有發現用銳器擊傷的傷痕。他們隨即將屍體送到法醫那裏去解剖。法醫解剖李景雲妻子夏雅珍的氣管時，發現有灰塵和烟熏痕跡，初步鑑定為煤氣中毒。

偵察員們為了找出火災原因，曾把燒燬的房木架起，對現場進行了仔細觀察。發現在從來不燒飯的東屋南隅，火勢非常嚴重；而燒飯的西屋，火勢却較輕。屋裏堆着的煤燃燒了一些，但大部分還很好的堆着。偵察員們把這些事實聯繫起來，根據起火時的西北風向分析了一下，大多數偵察員認為：火勢是從東、西屋兩處同時發生的，這證明是壞分子放火，而不是自然起火或煤氣中毒。

但究竟是“煤氣中毒”還是“壞人縱火”呢？為了作出最後的結論，偵察員們決定向農民進行深入訪問。

案件發生後第三天，偵察員在訪問中發現一個線索：農民們說，富農邢德昌在事情發生後曾傳說，李景雲開會回家後和他父親、妻子吵過嘴。偵察員抓住這個線索進一步偵察。

青年團支部書記劉振維向偵察員說：“農民都積極救火的時候，我發現邢德昌抱着豆稽向他家的烟囱旁邊放。他這樣做是沒有道理的，這樣只會把火引到他家去。”偵察員馬上觀察了邢德昌家的烟囱，發現上面有血點，越接近地面血點越多，把豆稽搗開，在一堆紫色血跡旁邊，有一塊帶血和黏着女人頭髮的磚頭。偵察員用照像機拍下這些證據後，又按原樣擺佈起來。

在這同時，法醫對八具屍體最後解剖的結果，推翻了“煤氣中毒”的鑑定，證明八人頭部都是由於鈍器敲打而骨折。至此，已經可

以肯定這是一個殺人滅跡的兇殺案件。

兇手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殘忍地把全家八口人都殺害？偵察員們就開始進行第二步偵察工作了。

當偵察員正計劃深入偵察以辨別案情的時候，農民報告殺人現場被人毀掉。經過偵察員的周密偵察，將毀掉殺人現場的邢德昌依法逮捕，加以審訊後，案情就大白了。

案情是這樣的：反動的富農分子邢德昌，在土地改革時期有部分多餘土地被徵收，後來這些土地被分配給貧農李景雲，當時邢德昌對政府非常不滿。李景雲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後，生活一天天地富裕起來，在分得邢德昌原來的土地上蓋起了新房。邢德昌一看見這所新房就更加仇恨，企圖殺掉李景雲全家，縱火燒燬他的房子。

一九五四年，反革命分子邢德昌就積極拉攏用兩面派手法鑽進合作社並竊取了計劃委員職務的趙景貴。趙景貴是殘餘的反革命

分子，他對邢德昌的罪惡活動百般支持，又把反動富農分子邢德貴拉在一起，計劃趁機對李景雲和合作社進行暗害和破壞活動。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他們三人趁李景雲參加社員大會的機會，把李景雲的妻子夏雅珍誘騙出去，三人輪姦了夏雅珍，然後在邢德昌家的烟囱旁邊殘暴地用磚頭將她砸死。然後又跳進屋裏用木棒打死已經熟睡的李景雲的父母、姪女、兒子和兩個女兒，最後把夏雅珍的屍體抬進屋裏扔到炕上。當李景雲在深夜開完會回家剛走進屋裏時，隱蔽起來的兇手便迎頭一棒，又把李景雲打死。反革命分子企圖逃避罪行，最後放火燒燬房屋，企圖焚屍滅跡。

但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是決逃不出人民的法網的，人民法院即將給這些兇惡的反革命分子以最嚴厲的懲處。

（原文登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日報上，

文字略經本社改動）

鑽進農業社的豺狼

戴國強、張 泉

一九五二年，南京市浦口區吉祇鄉創辦了一個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合作社是由南京市郊區農業勞動模範、江蘇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李玉領導的。這個合作社的成立對南京市郊區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的開展起了示範作用。正因為這樣，反革命分子楊金貴和韓立正就採用了“鑽進肚皮”的辦法，混進社裏偽裝積極，進行了一連串的破壞活動。

楊金貴原來是六合縣合堂集人，是一個不務正業的兵痞流氓，三年前被“招女婿”招到李玉住的村子裏。韓立正當過蔣匪軍，一直仇視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曾與特務韓立貴勾結，企圖推翻農民協會，暗害幹部，被判處過二年半徒刑。他們就用花言巧語和假積極的辦法，來騙取羣衆的信任。

一九五二年農業社裏缺少會計，楊金貴便開始和鄉村幹部“要好”起來，並經常說：“農業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定要辦好它。”村長胡潤洲聽說楊金貴要入社，連忙當面介紹給李玉：“你們不是少會計嗎？我替你們介紹楊金貴吧，這人有文化，又忠實。”李玉也高興地說：“那好極了。”接着就問楊金貴說：“你過去做過什麼？”楊金貴帶着一臉笑容欺騙李玉說：“不瞞你說，我過去當過新四軍，也參加過共產黨，現在組織合作社還能不參加嗎？”停了停，接着又說下去：“在復員回來的路上，把組織介紹信搞掉了，唉，我現在真想再入黨啊！”李玉信以為真，就去請示市委駐社幹部能不能批准楊金貴入社，駐社幹部却連連點頭說：“完全可以。”從此，楊金貴就混入合作社，並當了會計。

韓立正自刑期滿後回來，也偽裝積極。村子裏的人都誇獎他說：“韓立正改造好了。”因此，當農會主任楊鳳興介紹韓立正入社時，

幹部和社員也就同意韓立正入社了。

楊金貴和韓立正混進合作社以後，表面上很“積極”，社裏的經營賬目很快就被他們整理得頭頭是道，大家都認為他們不壞。但是，沒有多久，他們就在李玉合作社裏開始了隱蔽的反革命活動。在一九五三年秋收秋種緊張的季節，每個社員都在為多收糧食積極勞動，這時，楊金貴就欺騙社員說：“我算了一下賬，今年每個勞動日只能分到二斤糧，說來說去合作社不牢靠，幹麼入社呢！”社員們一聽這話，心冷了半截。韓立春懷疑地問：“這不確實，我們的糧到哪兒去了？”楊金貴連忙回答說：“你們不相信我會計嗎？”韓立正早就和楊金貴有聯系，就說：“人家是有文化的會計，一本賬又在他手裏，這不會騙人的。”社員們聽了這話，都紛紛地要求退社。在正副社長李玉、韓立和以及社委趙美康家裏，整天都有人來吵鬧。王大媽、韓立富、胡洪成等社員還從合作社裏把自己的牲口、犁耙都收回家去。

楊金貴和韓立正看到很多人都在退社，就又進一步進行破壞說：“單幹單幹天天吃飯，互助合作天天吃粥，人多心不齊，合作社怎麼會弄好。”李玉為了把合作社重新組織起來，每天都去動員退社的人再入社，可是楊金貴、韓立正又造謠說：“她吃的公家飯，想當幹部，我們不能聽她話。”但是，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沒有得逞，駐社幹部和社委會認真地算了賬，證明每個社員勞動日不是二斤糧，而是十二斤糧，同時，對社員又進行了耐心說服教育，終於使退社的人又入了社。但直到這時，大家還沒有認識到楊金貴和韓立正是別有用心反革命分子，只是認為楊金貴“不小心，把賬算錯了”。

接着，反革命分子楊金貴、韓立正又進一步破壞合作社領導幹部之間的團結，企圖搞垮合作社。一九五三年夏天，社裏的賬目是由副社長韓立和負責管理的，楊金貴就經常對韓立和說：“李玉說你貪污合作社款子，他